

俗塵有愛 康祖仁波切

第九世康祖仁波切來香港傳法，才三十出頭，語言智慧，神情慈悅，在香港充滿怨戾的八十後一代裡，可不可以找得到？擁有少年老成的涵養，因為年少與成熟，並不矛盾；反過來，無論年齡多 Young，如果頭腦空洞，缺乏智慧，精神上也可以衰竭枯朽。

text 唐明 photo 余世培



康祖仁波切在港大與一群九十後會面，發現愈來愈多的年輕人，開始關心心靈與精神的追求，iPhone 換了許多部，還是換不來內心的快樂與滿足。也許是「見過鬼怕黑」的後遺症，全世界經過一場金融海嘯，終於有所醒悟，為甚麼「這是最壞的時候，也是最好的時候」？沉迷物質到了頂，碰了壁，會不會去推開追求精神的那道窗？

許多有過瀕死經歷的人，都有感官能力突然超越正常的體會，康祖仁波切解釋：「按佛法來說很正常，這就是「中陰身」(Inter-mediate) 的階段，也叫 Bardo，但並不只限於靈魂脫離肉身，往大處看，人生本身，夾在出生與死亡之間，也未嘗不是一個中陰身的階段。」

人從哪裡來，為何從呱呱墜地的嬰兒開始，就注定各有個性，為何今生會是這樣的人？佛教的「業力」，不止是因果之論：「業力是我們每個人的所思所為，每一個人都由人生的經歷塑造而成，生是甚麼樣的人，死了也一樣，分別只是沒有軀殼而已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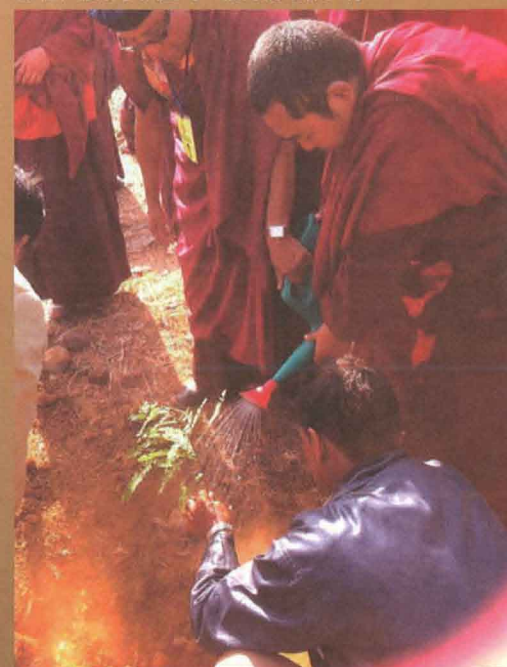
康祖仁波切解釋最常見的三種人生觀：「第一種是 Divine Intervention，一切冥冥注定；第二種靠運氣，by chance，命運發生純屬偶然；第三種即事在人為，佛法相信第三種，人生是每一個人自己的行為、思想所締造，每一個行為，都會種下一個果，而結果可能要等很長的時間才會浮現。」他勸說：「社會是眾人意志的集合，不要以為自己很渺小，你的所做所為就沒有影響。」

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如何，是揚善還是為惡，是和諧還是雜亂，是美還是醜，是萬千個人所作所為的集合，這就叫「共業」了，今日香港的所有問題：空氣污染、交通擁擠、樓價過高、生活壓力大，年輕人無望，甚至政府官員的諸多過錯，即使身為普通市民，也不要以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。

但香港的問題，譬如崇尚物質，拜金至上，也已是 Universal 的現象。美國帶領的消費主義，主宰了近三十年的世界潮流，直到今天，中美成為全球



康祖仁波切參與歷時一個月的環保步行



康祖仁波切參與植樹活動



「兩大超壩」(Two Most Dammed Countries)，形容這兩國對資源的佔有與壟斷。中國人到處購物，還衍生了一個新的英文單字 Chinsumer，但愈瘋狂搶購，愈暴露出內心的不安與空虛。

康祖仁波切現居不丹。不丹、尼泊爾、印度、緬甸，與西藏不但相鄰，還共享水源，但中國政府近年在雅魯藏布江截流大修水庫，直接影響別國的命脈，地區的不安何嘗不緣於人心狹礙？「佛教沒有國界的觀念，不相信民族主義，因為我的前生可能是中國人，你今生是中國人，前生也可能是印度人，美國人，為國家種族而互相爭鬥，完全是一種受現世局限的知障。」

佛法的要義，最精於一個「知」(Awareness)，無知是一種「障」，障又平白生出多少孽？去除人的罪孽，第一步，就是去除無知的障礙。康祖仁波切到港正值情人節當天，對於香港年輕人慶祝情人節之風，他並不反對：「慶祝愛，總比散播恨好得多。」

但到底甚麼是愛？「盲目的愛是危險的。愛也是一種知，相知而相愛。在這世間，生命相依，人類與其他生物，都需要自然環境，知道這種關係，就自然會有所行動，挽救保護，愛就是『知』的行動。」

佛法不但無分國族，還相信眾生平等，不但主張做世界公民，更以宇宙的層次看待生命。臨別之際，他主持了一場「放生」，「放生的意義」，他說，「絕不止於為了自己積德，而更多是出於愛護生命。」厚生載物，才是世間大愛，或許也是值得經歷一段人生的理由。

康祖仁波切，1981 年生於印度大吉嶺，於不丹唐果佛敎大學就讀，獲佛學碩士學位，為藏傳佛敎天龍 (Drukpa) 傳承的資深靈修導師之一，曾往歐洲、南美、亞洲各地講學傳法，現居不丹。